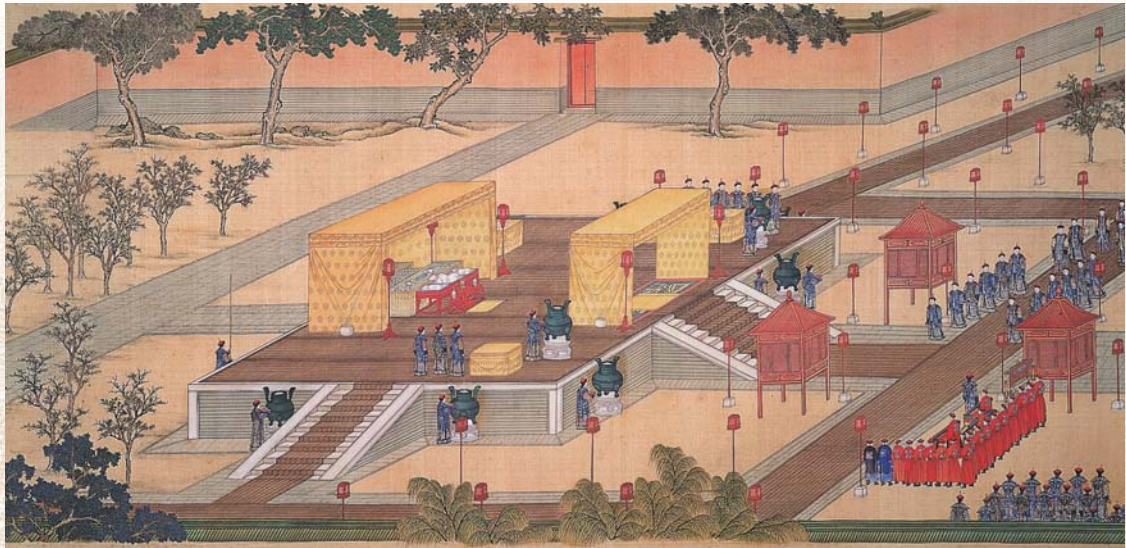




圖一 清院本《親蠶圖》〈詣壇〉（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清院本《親蠶圖》〈祭壇〉（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院本《親蠶圖》〈採桑〉（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院本《親蠶圖》的研究

童文娥

法國居美亞洲藝術博物館，向來以豐富的亞洲文物收藏聞名，不僅有探險隊在中亞、中國發現的藝術品；更接收羅浮宮亞洲藝術部門的藏品，又陸續搜購亞洲各國如高棉、泰國等地的文物，許多展覽以亞洲多種傳統藝術之間的差異和關聯為主，是法國首屈一指的亞洲藝術博物館。今年四月下旬至七月居美將展出以中國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六八二～一七九五）的院畫作品為主題，為法人介紹此期在中國的西洋畫家如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一六八八～一七六八）、王致誠（Jean Denis Attret，一七〇一～一七六八）等人，討論他們的畫藝對中國畫壇造成的衝擊與影響，及其中的侷限。居美亞洲藝術博物館為增加展覽的豐富性，特向本院借展兩件作品，一件是《清院本親蠶圖》中的〈獻繭〉一卷，另一件則是〈郎世寧畫山水〉軸。關於這兩件作品，研究者不多，研究資料亦少，因此，作者分期為國人介紹這兩件作品。本期以《親蠶圖》為題，探討其繪製年代與風格。

一、前言

清院本《親蠶圖》原有四卷：分別是〈詣壇〉（圖一）、〈祭壇〉（圖二）、〈採桑〉（圖三）、〈獻繭〉（圖四），如實地畫出「親蠶」儀式，此次選赴法國展出的作品是《親蠶圖》的第四卷〈獻繭〉：畫皇后坐殿上，諸王嬪妃跪進蠶繭的情形。學者認為這是畫乾隆第一位皇后孝賢皇后（一七一二～一七四八）（圖五），在乾隆九年（一七四四）所主持的親蠶典禮，一般推測此卷成畫的時間乾隆九年，是郎世寧眾多作品之一，然而是否如此呢？筆者認為釐清此圖繪製的年代，不僅有助於考定合作畫家所參與製作的部分，更有助於當時中國與西洋畫家之間交流與影響的探討。

二、院本

《親蠶圖》的繪製年代

古代為鼓勵耕織，歷來有「皇帝親耕」、「皇后親蠶」典禮的舉行，其中皇后所主持的「親蠶禮」，被稱為「先蠶禮」，也稱為「祈蠶桑」。所謂「先蠶」指的是最早發明種桑養蠶的人，相傳此人為黃帝妃嫫祖，民間將她奉為蠶桑之神。因此「皇后親蠶」指的就是在養蠶的季節中，皇后率領群臣妻妾命婦們，先祭拜「先蠶神」之後，再用一定的儀式去餵養蠶兒。這種儀式的舉行，目的主要是勸農親桑，促使婦女勤於蠶織。

清代的先蠶壇（圖七）位於北京西苑（今北海公園）東北角，建於乾隆七年（一九四二）。乾隆九年由孝賢皇后主持清代第一次的親蠶典禮，透過這樣象徵性的儀式，除了表面上鼓勵蠶織之外，更著眼於健全禮制的政治性考量。

清院本《親蠶圖》便是以此為主題的作品，其中〈獻繭〉一

卷，卷後名款為：「臣郎世寧、臣金昆、臣程志道、臣李慧林合筆恭畫。」拖尾有乾隆辛未十六年（一七五二）御題詩並跋：

農桑並重以身先。創舉崇祠薦吉蠲。秋葉哀蟬驚一旦。春風浴繭罷三年。宛看盆手成新卷。

益覺椎心憶舊絃。柘館蕭條液池上。分明過眼閱雲烟。先蠶壇兆於西苑。乾隆九年。孝賢皇后肇稱懿典。嗣此歲嘗舉行。鞠衣、將事。鈎筐具儀。命圖以志之。藏於寶館。辛未長

夏載一展閱。念縹素猶新。而音徽久闕。不勝愴然。爰題是作。御筆。

以往學者在討論清宮畫院重要畫卷的成畫年代時，大都以卷末皇帝、大臣的題跋，或是發生事件的始末，及畫家的生卒年作為推測的證據。如此幅的成畫年代，學者是依據幅後乾隆跋文「命圖以志之」作推斷，認為《親蠶圖》

畫的是孝賢皇后在乾隆九年所主持的「親蠶」典禮，繪製的時間，大都認定是緊接在首次典禮舉行之後，（見畢梅雪等文）以作政治性宣傳的圖像。

然而，據《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檔》（以下簡稱為《活計檔》）的資料中發現，從孝賢皇后主持的第一次「親蠶禮」的乾隆九年，到過世的乾隆十三年，這四年之間，雖然曾下旨命郎世寧、金昆等畫家畫過許多作品，如郎世寧這幾年的作品有《海子圖》、《十駿圖卷》、《澄海樓》、《鹵簿大駕圖》；金昆則有《大閱圖》、《人馬圖》、《輞川圖》、《祭器圖》、《冰嬉圖》等等，卻並沒有《親蠶圖》繪製的任何資料；一直到乾隆十三年四月（如意館）中，才發現到一道命金昆為《親蠶圖》起稿的記錄：

二十七日副催總六十七持來催總花善七品官赫達子金昆等押帖一件，內開為本月初四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著金昆畫



圖七 先蠶壇

親蠶圖四卷，照木蘭寬窄尺寸，先起稿呈覽，欽此。

另外，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如意館》亦記載：

二十三日副催總佛保持來催總花善等押帖一件，內開為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奉旨畫親蠶圖稿四卷，續於十一月十三日奉旨畫儀仗全圖一卷，欽此。

從這兩則記載中可以確定的是，

從「親蠶」典禮過後，並沒有計畫繪製這樣的作品，反而在孝賢皇后過世後的一個月後，也就是乾隆十三年四月，才命金昆為《親蠶圖》畫稿的主持人。到了乾隆十四年七月另一道聖令：

初四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著金昆畫親祭蠶壇圖四卷，如不明白處問傅恆三和，先起稿呈覽，欽此。

傅恆（？～一七七〇）為孝賢皇后富察氏的胞兄，因此才有「如不明白處問傅恆」之句，更可確認此圖是為紀念孝賢皇后所作的作品。

清宮畫院作畫通常的程序是先命令畫家起稿上呈御覽，畫稿完成後，若通過便是「呈覽奉旨照樣准做」，然後再命令那位畫家主持，找尋合作團隊，再呈稿御覽，最後才算完成。然而關於《親蠶圖》的資料中，除了前文的三則之外，最後在《活計檔》的記錄則為乾隆十四年七月：

金昆擬得第一卷詣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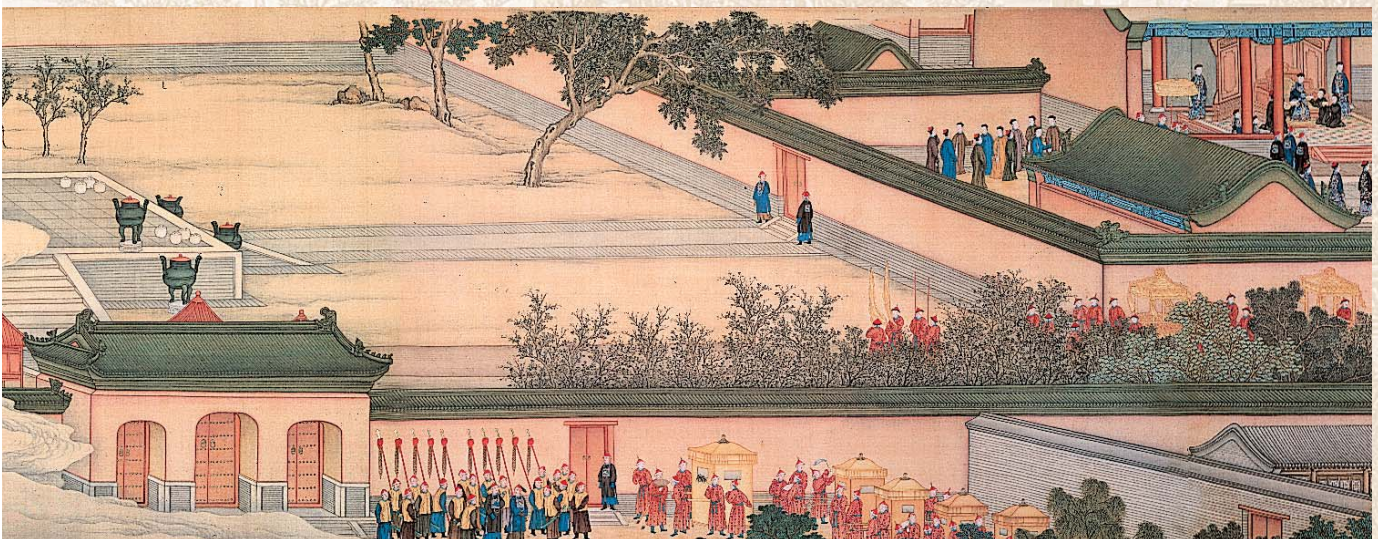
第二卷祭壇、第三卷採桑、第四卷獻繭，奏聞，知道了，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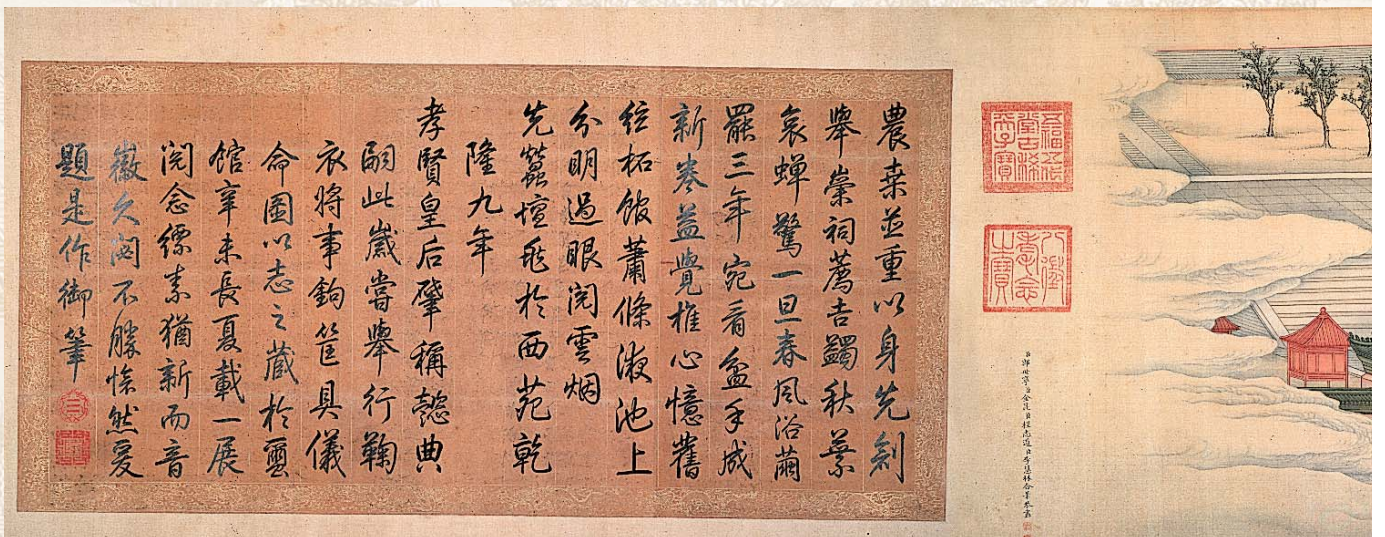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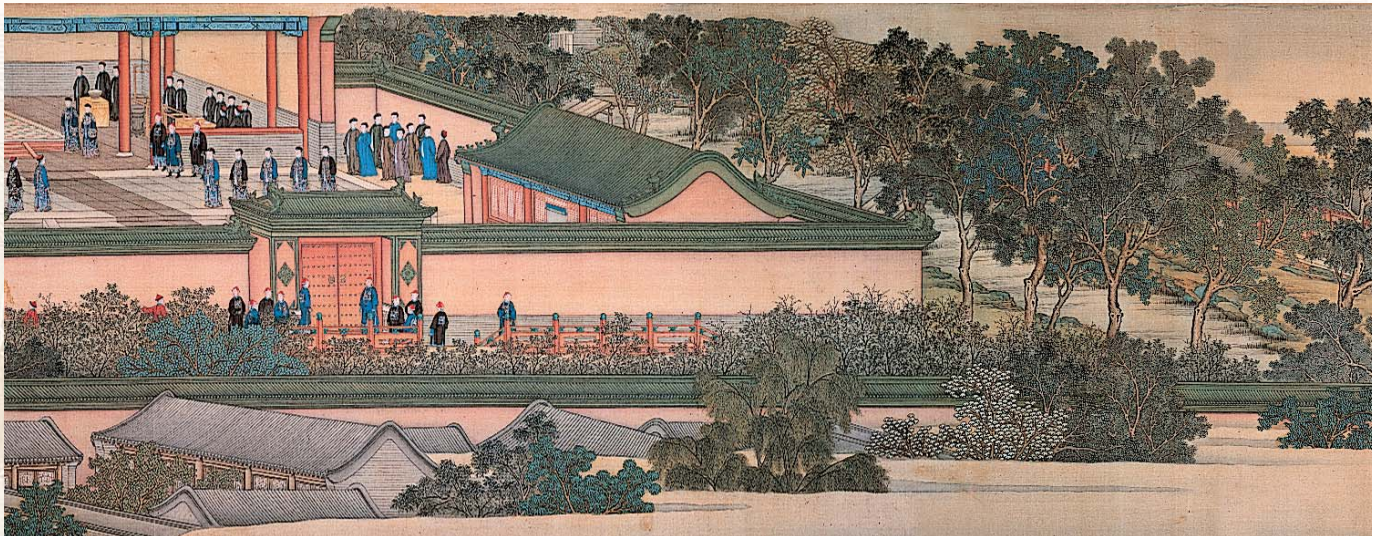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並沒有發現所謂「呈覽奉旨照樣准做」的奏摺，或是命令何人參與作畫，有的只是卷末中以郎世寧、金昆為首的名款，及最後在辛未年（一七五二）也就是乾隆十六年時的題跋，換言之，至遲《親蠶圖》在乾隆十六年早已完成且入藏。據此，筆者推測《親蠶圖》卷在乾隆十四年七月時經傅恆的認定，以金昆的畫稿，由郎世寧畫皇后，其他則由金昆等人完成，畫作完成時間應在乾隆十四年至十五年之間。

孝賢皇后富察氏，是乾隆第一任皇后，出身門名世家，祖父米思翰，為康熙的議政大臣，父親李榮保任至察哈爾總管。富察氏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與當時仍是皇子的乾隆成婚，被封為福晉；到了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冊封為皇后。孝賢皇后性情賢淑節儉，清人對於孝賢皇后的評



圖四 清院本 《親蠶圖》〈獻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乾隆十二年
孝賢皇后繡〈花卉火鏤荷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價：「性節儉，平居冠通草線絨

花，不御珠翠。」，國立故宮博

物院便藏有孝賢皇后在乾隆十二

年（一七四七）所繡的花卉火鏤

荷包一只（圖八），紋樣簡單，針

線距離均勻，針腳整齊，充分反

應孝賢皇后簡樸賢淑的個性。孝

賢皇后與乾隆感情融洽，深得乾

隆的敬重與喜愛，在乾隆十三年

（一七四八）二月與乾隆侍奉太

后到山東東巡，拜謁孔陵，遊覽

山東名勝。此時皇后卻突患風

寒，下旨回鑾途中，三月崩於德

州，壽三十七，諡號孝賢皇后。

皇后的逝世使乾隆悲痛萬分，不

僅親作輓詩，又親寫〈述悲賦〉追

憶。在御製詩文的〈悼皇后〉中

寫著：

廿載同心成逝水，兩眸

血淚洒東風。

情真意切。另外，在〈獻繭〉卷

末拖尾的題跋，更充滿了對皇后

的想念：

辛未長夏載一展閱，念

縹素猶新，而音徽久

闕，不勝愴然。

在在表現孝賢皇后在他心目中無

可取代的地位。《親蠶圖》原先

並未在宮廷繪製計畫之內，由於

皇后的驟逝，因此，乾隆特命畫

師作此畫，除了有政治性的考量

之外，更有表彰孝賢皇后母儀天

下的德性，還富有追憶、紀念皇

后的意味。

三、《親蠶圖》的風格研究

此圖為典型宮廷紀實繪畫，

場面宏大，人物眾多，以《獻蠶》

卷為例，縱五十一公分，橫七百

六十二公分，大約可分為三部

分，卷首楊柳夾岸，綠樹垂蔭，

大小官員以及提著行李包袱的侍

從，他們或立或坐或蹲，有群聚

閒聊，更有人自備坐氈，準備吃

臣郎世寧 臣金昆 臣程志道 臣李慧林 合筆恭畫

圖九 《親蠶圖》
〈獻繭〉卷末的畫家名款

食，以打發等待的時間。中段為

華美殿閣，內有雲氣裊繞，色彩

濃艷，具立體透視效果。後段內

殿正進行獻蠶的儀式，兩位命婦

跪奉蠶籃，皇后坐於寶座，謙和

接受，儀式莊嚴簡單。牆外則是

車駕儀仗羅列，陣容盛大。

清宮繪製的長卷大畫，幾乎

都是畫院畫家通力合作，《親蠶

圖》亦不例外。從《活計檔》的

記載中，此卷是以金昆為主要的

主持人，雖然沒有命令其他畫家

合作的詔令，但在名款中，有郎

世寧、程志道、李慧林等畫家

（圖九），其中，郎世寧排在金昆

之前，可見郎世寧此時的地位高

於金昆，並且畫藝受到皇帝的賞

識。清院本《親蠶圖》繪製時，

皇后已過世，不論是典禮舉行的

情況，還是皇后面貌的繪製，都

是此時所面臨的問題。為重現當

時情景與皇后面貌，因此，在

《活計檔》特命金昆「如不明白

處問傳恆」，與孝賢皇后的哥哥

傳恆討論各項細節。由於，郎世

寧會畫《清高宗后像》（美國克利



圖五 《親蠶圖》〈獻繭〉中的孝賢皇后



圖六 清 郎世寧 高宗帝后像 孝賢皇后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夫蘭美術館藏)的肖像,畫中主要人物皇后的肖像應由郎世寧主繪無疑。比較兩件皇后像,《清高宗后像》為半身像(圖六),他以中國繪畫工具與材料,應用西洋畫法,線條純熟,比例正確,臉型呈橢圓鵝蛋,柳葉眉、杏眼加堅挺的鼻樑,呈現美麗而賢淑沈靜的面容氣質;《獻繭》中的皇后坐於御用寶座上,人物雖小,然畫工精細,(圖五)就皇后的面貌和造型來看,與半身像近似,面貌細部描法,與其他不同,如皇后有較清楚的輪廓線條,線條精細流暢,不管眉眼,乃至耳朵描繪較細緻且具立體感,具肖像畫特性;兩者技法相近,應出自同一人之手無疑。就畫風來看,郎世寧應該只是畫了皇后肖像,其他部分則由畫院畫師如金昆、程志道等人奉命合作而成。

金昆生卒年不詳,根據畢梅雪、侯錦郎的考證,金昆進入畫院的時間,可能在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左右。到了乾隆初年地位漸漸重要;其中在乾隆二年

(一七三八)的：

旨著，畫院處畫畫人金昆等畫；山石，周鯤畫。

傳旨著咸安宮畫畫人金昆起稿山水花卉翎毛人物畫稿一張，呈覽准時，著周鯤等合畫通景畫一張。

至乾隆六年（一七四〇），命令冷枚、丁觀鵬、金昆、郎世寧等四人，以宋蘇漢臣《太平春市》手卷另起稿一張。乾隆九年之後，金昆甚至已居領導地位，如乾隆九年至十二年間，主持《大閱圖》、《颯風圖》、《輞川圖》、《慶豐圖》等起稿繪製工作。整個《親蠶圖》分卷的方式，都是金昆所主導。由於，金昆擅長畫人物、界畫，因此，《親蠶圖》畫中大部分人物與樓閣界畫，應是金昆所製作。

程志道，字又川，吳縣諸生，工山水。從集體製作的畫院作品名款，曾參加過七種集體製作，其中有《清明上河圖》、《漢宮春曉圖》、《大閱圖》、

《慶豐圖》和《親蠶圖》、《鹵簿大駕圖》等等，在《國朝院畫錄》的記載中，他擅山水，因此，《親蠶圖》樹木、山水、坡石的部分，應該都是他所畫。至於李慧林，生平不詳，只在《獻繭》一卷中有其簽名，也沒有參加過其他的作品，較難認定其參與畫卷的那個部分。

畫中的景物，臺閣、宮牆、樹木、小草，線條精工純熟，樹木多用夾葉，著色濃麗。人物比例正確，但面貌及姿勢規律，較欠缺個性，無疑是中國繪畫的表達方式。臺閣、宮牆界畫精工，線條乾硬，利用透視原理，使遠近比例合於眼睛所見，將畫中樓閣表現立體感，人物大小明顯有遠近之分，西畫影響十分明顯。服裝與附屬物品皆刻畫精細，技藝精良。畫卷雖分段鋪展，卻力求整體展現，表現當時整個儀仗的盛大與典禮舉行時的真實狀況。此卷畫風精緻工整，設色明亮，可為乾隆初期畫院畫風的代表。

四、小結

《親蠶圖》成畫過程，甚具戲劇性，內容雖為政治圖像，然從跋文及成畫年代來看，紀念孝賢皇后的意涵大於政治性的考量。合作畫家以金昆為主導，郎世寧雖只是畫主要人物部分，但從名款的排名來看，郎世寧在乾隆時已居畫院重要領導地位，對於畫院畫風，具有一定的影響，而其影響與衝擊，主要仍侷限在他所帶來的西方透視觀念，從此卷繪畫風格來看，便是融合西方與中國繪畫相結合的新形式。

參考書目

1. 劉涖，〈論清代先蠶禮〉，《故宮博物院院刊》第六七期（一九九五年一月），頁一八～三三。
2. 畢梅雪、侯錦郎，〈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一。
3. 《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檔》，是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整理編研出版，是專門記載皇宮日用物品的內務府賬本，約有一五〇〇餘卷冊，對查考清代文物，研究各類活計製作工藝特點、其歷史地位及宮中文化藝術的發展，更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其中關於畫畫的部分皆記載於如意館或類似畫院機構的畫院處中。